

中國古典文學珍藏大系



水滸傳

【原著 施耐庵 羅貫中】

〔肆〕



吉林攝影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珍藏大系

水浒传

原著 施耐庵(明)
罗贯中

【第四卷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

话说当下宋江梦中授得九天玄女之法，不忘一句，便请军师吴用计议定了，申复赵枢密。寨中合造雷车二十四部，都用画板铁叶钉成，下装油柴，上安火炮。连更晓夜，催并完成。商议打阵，会集诸将人马。宋江传令，各各分派。便点按中央戊己土黄袍军马，战大辽水星阵内，差大将一员双枪将董平。左右撞破皂旗军七门，差副将七员：朱仝、史进、欧鹏、邓飞、燕顺、马麟、穆春。再点按西方庚辛金白袍军马，战大辽木星阵内，差大将一员豹子头林冲。左右撞破青旗军七门，差副将七员：徐宁、穆弘、黄信、孙立、杨春、陈达、杨林。再点按南方丙丁火红袍军马，战大辽金星阵内，差大将一员霹雳火秦明。左右撞破白旗军七门，并副将七员，刘唐、雷横、单延珪、魏定国、周通、龚旺、丁得孙。再点按北方壬癸水黑袍军马，战大辽火星阵内，差大将一员双鞭呼延灼。左右撞破红旗军七门，差副将七员：杨志、索超、韩滔、彭玘、孔明、邹渊、邹润。再点按东方甲乙木青袍军马，战大辽土星主将阵内，差大将一员大刀关胜。左右撞破中军黄旗主阵人马，差副将八员：花荣、张清、李应、柴进、宣赞、郝思文、施恩、薛水。再差一枝绣旗花袍军，打大辽太阳左军阵内，差大将七员：鲁智深、武松、杨雄、石秀、焦挺、汤隆、蔡福。再差一枝素袍银甲军，打大辽太阴右军阵中，差大将七员，扈三娘、顾大嫂、孙二娘、王英、孙新、张青、蔡庆。再差打中军一枝悍勇人马，直擒大辽国主，差大将六员：卢俊义、燕青、吕方、郭盛、解珍、解宝。再遣护送雷车至中军大将五员：李逵、樊瑞、鲍旭、项充、李衮。其余水军头领并应有人员，尽到阵前协助破阵。阵前还立五方旗帜八面，分拨人员，仍排九宫八卦阵势。宋江传

令已罢，众将各各遵依。一面趲造雷车已了，装载法物，推到阵前。正是：计就惊天地，谋成破鬼神。有诗为证：

五行生克本天成，化化生生自不停。

玄女忽然传法象，兀颜机阵一时平。

且说兀颜统军连日见宋江不出交战，差遣压阵军马，直哨到宋江寨前。宋江连日制造完备，选定日期。是晚起身，来与辽兵相接，一字儿摆开阵势。前面尽把强弓硬弩射住阵脚，只待天色傍晚。黄昏左侧，只见朔风凛凛，彤云密布，罩合天地，未晚先黑。宋江教众军人等断芦为笛，衔于口中，唢哨为号。当夜先分出四路兵去，只留黄袍军摆在阵前。这分出四路军马，赶杀大辽哨路番军，绕阵脚而走，杀投北去。

初更左侧，宋江军中连珠炮响。呼延灼打开阵门，杀入后军，直取火星。关胜随即杀入中军，直取土星。主将林冲引军杀入左军阵内，直取木星。秦明领军撞入右军阵内，直取金星。董平便调军攻打头阵，直取水星。公孙胜在阵中仗剑作法，踏罡布斗，敕起五雷。是夜南风大作，吹的树梢垂地，走石飞沙，雷公闪电。一齐点起二十四部雷车，李逵、樊瑞、鲍旭、项充、李衮，将引五百牌手，悍勇军兵，护送雷车，推入大辽军阵。一丈青扈三娘引兵便打入辽兵太阴阵中。花和尚鲁智深引兵便打入辽兵太阳阵中。玉麒麟卢俊义引领一枝军马，随着雷车，直奔中军。你我自去寻队厮杀。是夜，雷车火起，空中霹雳交加，杀气满天，走石飞沙。端的是杀得星移斗转，日月无光，鬼哭神号，人兵撩乱。

且说兀颜统军正在中军遣将，只听得四下里喊声大振，四面厮杀，急上马时，雷车已到中军。烈焰涨天，炮声震地，关胜一枝军马早到帐前。兀颜统军急取方天画戟与关胜大战，怎禁没羽箭张清取石子望空中乱打，打的四边牙将，中伤者多，逃命散走。李应、柴进、宣赞、郝思文，纵马横刀，乱杀军将。兀颜统军见身畔没了羽翼，拨回马望北而走，关胜飞马紧追。正是：饶君走上焰摩天，脚下腾云须赶上。

花荣在背后见兀颜统军输了，一骑马也追将来。急拈弓搭箭，望兀颜统军射将去。那箭正中兀颜统军后心。听的铮地一声，火光迸散，正射在护心镜上。却待再射，关胜赶上，提起青龙刀当头便砍。那兀颜统军披着三重铠甲，贴里一层连环铁铠，中间一重海兽皮甲，外面方是锁子黄金甲。关胜那一刀砍过，只透的两层。再复一刀，兀颜统军就刀影里闪过，勒马挺方天戟来迎。两个又斗到三五合，花荣赶上，觑兀颜统军面门，又放一箭。兀颜统军急躲，那枝箭带耳根穿住凤翅金冠。兀颜统军急走，张清飞马赶上，拈起石子望头脸上便打。石子飞去，打的兀颜统军扑在马上，拖着画戟而走。关胜赶上，再复一刀。那青龙刀落处，把兀颜统军连腰截骨带头砍着，撇下马去。花荣抢到，先换了那匹好马。张清赶来，再复一枪。可怜兀颜统军一世豪杰，一柄刀，一条枪，结果了性命！堪叹辽国英雄，化作南柯一梦。有诗为证：

李靖六花人亦识，孔明八卦世应知。

混天只想无人敌，也有神机打破时。

却说鲁智深引着武松等六员头领，众将呐喊，杀入辽兵太阳阵内。那耶律得重急待要走，被武松一戒刀掠断马头，倒撞下马来。揪住头发，一刀取了首级。两个孩儿逃命走了。杀散太阳阵势。鲁智深道：“俺们再去中军，拿了大辽国主，便是了事也。”

且说辽兵太阴阵中，天寿公主听得四边喊起厮杀，慌忙整顿军器上马，引女兵伺候。只见一丈青舞起双刀，纵马引着顾大嫂等六员头领，杀入帐来，正与天寿公主交锋。两个斗无数合，一丈青放开双刀，抢入公主怀内，劈胸揪住。两个在马上扭做一团，绞做一块。王矮虎赶上，活捉了天寿公主。顾大嫂、孙二娘在阵里，杀散女兵。孙新、张青、蔡庆在外面夹攻。可怜金枝玉叶如花女，却作归降被缚人！

且说卢俊义引兵杀到中军，解珍、解宝先把“帅”字旗砍翻，乱杀番官番将。当有护驾大臣与众多牙将紧护大辽国主銮驾，往北而走。阵内罗曷、月孛二皇侄，俱被刺死于马下。计都皇侄就马上活拿了。

紫气皇侄不知去向。大兵重重围住，直杀到四更方息。杀的辽兵二十余万，不留一个。

将及天明，诸将都回。宋江鸣金收军下寨，传令教生擒活捉之众，各自献功。一丈青献太阴星天寿公主，卢俊义献计都星皇侄耶律得华，朱仝献水星曲利出清，欧鹏、邓飞、马麟献斗木獬萧大观，杨林、陈达献心月狐裴直，单延祇、魏定国献胃土雉高彪，韩滔、彭玘献柳土獐雷春，翼火蛇狄圣。诸将献首级不计其数。宋江将生擒八将，尽行解赴赵枢密中军收禁。所得马匹，就行拨发各将骑坐。

且说大辽国主，慌速退入燕京，急传圣旨，坚闭四门，紧守城池，不出对敌。宋江知得大辽主退回燕京，便教军马拔寨都起，直追至城下，团团围住。令人请赵枢密直至后营，监临打城。宋江传令教就燕京城外团团竖起云梯炮石，扎下寨栅，准备打城。

辽国郎主心慌，会集群臣商议，都道：“事在危急，莫若归降大宋，此为上计。”大辽郎主遂从众议。于是城上早竖起降旗，差人来宋营求告：“年年进牛马，岁岁献珠珍，再不敢侵犯中国。”宋江引着来人，直到后营，拜见赵枢密，通说投降一节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。赵枢密听了道：“此乃国家大事。投降之事，须用取自上裁，我未敢擅便主张。你辽国有心投降，可差的当大臣，亲赴东京，朝见天子。圣旨准你辽国皈降表文，降诏赦罪，方敢退兵罢战。”

来人领了这话，便入城回复郎主，奏知此事。当下国主聚集文武百官，商议此事。时有右丞相太师褚坚，出班奏曰：“目今郎主兵微将寡，人马皆无，如何迎敌？在于危急之际，论臣愚意，可多把金帛贿赂，以结人心。微臣亲往宋先锋寨内，重许厚礼。一面令其住兵停战，免的攻城。一面收拾礼物，径往东京，投买省院诸官，令其于天子之前，善言启奏，别作宛转。目今中国蔡京、童贯、高俅、杨戩四个贼臣专权，童子皇帝听他四个主张。可把金帛贿赂与此四人，买其讲和，必降诏赦，收兵罢战。”郎主准奏。

次日，丞相褚坚出城来，直到宋先锋寨中。宋江接至帐上，便问：

“丞相来意何如？”褚坚先说了国主投降一事，然后许宋先锋金帛玩好之物。宋江听了，说与丞相褚坚道：“俺连日攻城，不愁打你这个城池不破。一发斩草除根，免了萌芽再发。看见你城上竖起降旗，以此停兵罢战。两国交锋，自古国家有投降之理。准你投拜纳降，因此按兵不动。容汝赴朝廷请罪献纳。汝今以贿赂相许，觑宋江为何等之人！再勿复言！”褚坚惶恐。宋江又道：“丞相，容汝上国朝京，取自上裁。俺等按兵不动，待汝速去快来。汝勿迟滞。”

褚坚拜谢了宋先锋，作别出寨，上马回燕京来，奏知国主。众大臣商议已定。次日，辽国君臣收拾玩好之物，金银宝贝，彩缯珍珠，装载上车。差丞相褚坚并同番官一十五员，前往京师。鞍马三十余骑，修下请罪表章一道，离了燕京，到宋江寨内，参见了宋江。宋江引褚坚来见赵枢密，说知此事：“辽国今差丞相褚坚，亲往京师朝见，告罪投降。”赵枢密留住褚坚，以礼相待。自来与宋先锋商议，亦动文书，申达天子。就差柴进、萧让赍奏，就带行军公文，关会省院，一同相伴丞相褚坚，前往东京。于路无话。有诗为证：

战罢辽兵不自由，便将降表上皇州。
谦恭已布朝宗义，蝼蚁真贻败国羞。
剩水残山秋漠漠，荒城破郭月悠悠。
金珠满载为忱质，水浒英雄志已酬。

在路不止一日，早到京师。便将十车进奉金宝礼物，车仗人马，于馆驿内安下。柴进、萧让赍捧行军公文，先去省院下了。禀说道：“即日兵马围困燕京，旦夕可破。辽国郎主于城上竖起降旗，今遣丞相褚坚前来上表，请罪纳降，告赦罢兵。未敢自专，来请圣旨。”省院官说道：“你且与他馆驿内权时安歇，待俺这里从长计议。”

此时蔡京、童贯、高俅、杨戩并省院大小官僚，都是好利之徒。却说大辽丞相褚坚并众人，先寻门路，见了太师蔡京等四个大臣。次后省院各官处，都有贿赂。各各先以门路馈送礼物诸官已了。次日早朝，大宋天子升殿，百官朝贺，拜舞已毕。枢密使童贯出班奏曰：“有

先锋使宋江，杀退辽兵，直至燕京，围住城池攻击，旦夕可破。今有大辽国主早竖降旗，情愿投降，遣使丞相褚坚，奉表称臣，纳降请罪，告赦讲和，求敕退兵罢战，情愿年年进奉，不敢有违。臣等省院，不敢自专，伏乞圣鉴。”天子曰：“似此讲和，休兵罢战，仍存本国。汝等众卿如何计议？”旁有太师蔡京出班奏曰：“臣等众官俱各计议：自古及今，四夷未尝尽灭。臣等愚意，可存辽国，作北方之屏障，堪为唇齿之邦。年年进纳岁币，于国有益。合准投降请罪，休兵罢战，诏回军马，以护京师。臣等未敢擅便，乞陛下圣鉴。”天子准奏，传圣旨：“令辽国来使面君。”当有殿头官传令，宣褚坚等一行来使，都到金殿之下，扬尘拜舞，顿首山呼。侍臣呈上表章，就御案上展开。宣表学士，高声读道：

大辽国主臣耶律辉顿首顿首百拜上言：臣生居朔漠，长在番邦。不通圣贤之大经，罔究纲常之大礼。诈文伪武，左右多狼心狗行之徒；好赂贪财，前后悉鼠目獐头之辈。小臣昏昧，屯众猖狂。侵犯疆封，以致天兵而讨罪；妄驱士马，动劳王室以兴师。量蝼蚁安足以撼泰山，想众水必然归于大海。念臣等虽守数座之荒城，应无半年之积蓄。今特遣使臣褚坚，冒干天威，纳土请罪。倘蒙圣上怜悯蕞尔之微生，不废祖宗之遗业，是以铭心刻骨，沥胆披肝，永为戎狄之番邦，实作天朝之屏翰。老老幼幼，真获再生；子子孙孙，久远感戴。进纳岁币，誓不敢违。臣等不胜战栗屏营之至！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！谨上表以闻。

宣和四年冬月 日，大辽国主臣耶律辉表。

徽宗天子御览表文已毕，阶下群臣称善。天子命取御酒以赐来使。丞相褚坚等便取金帛岁币，进在朝前。天子命宝藏库收讫，仍另纳下每年岁币牛马等物。天子回赐段匹表里，光禄寺赐宴。敕令：“丞相褚坚等先回，待寡人差官，自来降诏。”褚坚等谢恩，拜辞天子出朝，且归馆驿。是日朝散，褚坚又令人再于各官门下，重打关节。蔡京力许：“令丞相自回，都在我等四人身上。”褚坚谢了太师，自回辽国。

去了。

却说蔡太师次日引百官入朝，启奏降诏回下辽国。天子准奏，急敕翰林学士草诏一道，就御前便差太尉宿元景，赍擎丹诏，直往辽国开读。另敕赵枢密，令宋先锋收兵罢战，班师回京。将应有被擒之人，释放还国。原夺城池，仍旧给还管领。府库器具，交割辽邦归管。天子退朝，百官皆散。次日，省院诸官，都到宿太尉府，约日送行。

再说宿太尉领了诏敕，不敢久停君命，准备轿马从人，辞了天子，别了省院诸官，就同柴进、萧让同上辽邦。出京师，望陈桥驿投边塞进发。在路行时，正值严冬之月，四野彤云密布，分扬雪坠平铺，粉塑千林，银装万里。宿太尉一行人马，冒雪挫风，迤逦前进。正是：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。有诗为证：

太尉承宣不敢停，远赍恩诏到边庭。

皑皑积雪关山路，卉服雕题迓使星。

雪霁未消，渐临边塞。柴进、萧让先使哨马报知赵枢密，前去通报宋先锋。宋江见哨马飞报，便携酒礼，引众出五十里，伏道迎接。接着宿太尉，相见已毕，把了接风酒，各官俱喜。请至寨中，设筵相待，同议朝廷之事。宿太尉言说：“省院等官，蔡京、童贯、高俅、杨戩，俱各受了辽国贿赂，于天子前极力保奏此事，准其投降，休兵罢战，诏回军马，守备京师。”宋江听了，叹道：“非是宋某怨望朝廷，功勋至此，又成虚度！”宿太尉道：“先锋休忧。元景回朝，天子前必当重保。”赵枢密又道：“放着下官为证，怎肯教虚费了将军大功！”宋江禀道：“某等一百八人，竭力报国，并无异心，亦无希恩望赐之念。只得众弟兄同守劳苦，实为幸甚。若得枢相肯做主张，深感厚德。”当日饮宴，众皆欢喜，至晚席散。随即差人一面报知大辽国主，准备接诏。

次日，宋江拨十员大将，护送宿太尉进辽国颁诏，都是锦袍金甲，戎装革带。那十员上将：关胜、林冲、秦明、呼延灼、花荣、董平、李应、柴进、吕方、郭盛，引领马步军三千，护持太尉，前遮后拥，摆布入城。燕京百姓，排门香花灯烛。大辽国主亲引百官文武，具服乘马，出南

门迎接诏旨，直至金銮殿上，十员大将立于左右。宿太尉立于龙亭之左。国主同百官跪于殿前。殿头官喝拜。国主同文武拜罢，辽国侍郎承恩请诏，就殿上开读。诏曰：

大宋皇帝制曰：三王立位，五帝禅宗。无君子莫治野人，无野人莫养君子。虽中华而有主，焉夷狄岂无君！兹尔辽国，不遵天命，数犯疆封，理合一鼓而灭。朕今览其情词，怜其哀切，悯汝孀孤，不忍加诛，仍存其国。诏书至日，即将军前所擒之将，尽数释放还国。原夺一应城池，仍旧给还辽国管领。所供岁币，慎勿怠忽。於戏！敬事大国，祇畏天地，此藩翰之职也。尔其钦哉！

故兹诏示，想宜知悉。

宣和四年冬月 日。

当时辽国侍郎开读诏旨已罢，郎主与百官再拜谢恩。行君臣礼毕，抬过诏书龙案，郎主便与宿太尉相见。叙礼已毕，请入后殿，大设华筵，水陆俱备。番官进酒，戎将传杯，歌舞满筵，胡笳聒耳，燕姬美女，各奏戎乐，羯鼓坝闾，胡旋慢舞。筵宴已终，送宿太尉并众将于馆驿内安歇。是日，跟去人员，都有赏劳。

次日，国主命丞相褚坚出城至寨，邀请赵枢密、宋先锋同入燕京赴宴。宋江便与军师吴用计议不行，只请的赵枢密入城，相陪宿太尉饮宴。是日，辽国郎主大张筵席，管待朝使。葡萄酒熟倾银瓮，黄羊肉美满金盘。异果堆筵，奇花散彩。筵席将终，只见国主金盘捧出玩好之物，上献宿太尉、赵枢密。直饮至更深方散。第三日，大辽国主会集文武群臣，番戎鼓乐，送太尉、枢密出城还寨。再命丞相褚坚，将牛羊、马匹、金银、彩缎等项礼物，直至宋先锋军前寨内，大设广会，犒劳三军，重赏众将。

宋江传令，教取天寿公主一千人口，放回本国。仍将夺过檀州、蓟州、霸州、幽州，依旧给还大辽管领。一面先送宿太尉还京。次后，收拾诸将军兵车仗人马，分拨人员，先发中军军马，护送赵枢密起行。

宋先锋寨内，自己设宴。一面赏劳水军头目已了，着令乘驾船只，从水路先回东京，驻扎听调。

宋江再使人入城中，请出左右二丞相，前赴军中说话。当下辽国郎主，教左丞相幽西字瑾，右丞相太师褚坚，来至宋先锋行营，至于中军相见。宋江邀请上帐，分宾而坐。宋江开话道：“俺武将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奇功在迩，本不容汝投降。打破城池，尽皆剿灭，正当其理。主帅听从，容汝申达朝廷。皇上怜悯，存惻隐之心，不肯尽情追杀。如此容汝投降，纳表请罪，今获大全。吾待朝京，汝等勿以宋江等辈不能胜尔，休生反复，年年进贡，不可有缺。吾今班师还国，汝宜谨慎自守，休得故犯！天兵再至，决无轻恕！”二丞相叩首伏罪拜谢。宋江再用好言戒谕，二丞相恳谢而去。

宋江却拨一队军兵，与女将一丈青等先行。随即唤令随军石匠，采石为碑，令萧让作文，以记其事。金大坚镌石已毕，竖立在永清县东一十五里茅山之下，至今古迹尚存。有诗为证：

伪辽归顺已知天，纳币称臣自岁年。

勒石镌铭表功绩，颀颀铜柱及燕然。

宋江却将军马分作五起进发，克日起行。只见鲁智深忽到帐前，合掌作礼，对宋江道：“小弟自从打死了镇关西，逃走到代州雁门县，赵员外送洒家上五台山，投礼智真长老，落发为僧。不想醉后，两番闹了禅门，有乱清规。师父送俺来东京大相国寺，投托智清禅师，讨个执事僧做。相国寺里着洒家看守菜园。为救林冲，被高太尉要害，因此落草。得遇哥哥，随从多时，已经数载。思念本师，一向不曾参礼。洒家常想师父说，俺虽是杀人放火的性，久后却得正果真身。今日太平无事，兄弟权时告假数日，欲往五台山参礼本师，就将平昔所得金帛之资，都做布施，再求问师父前程如何。哥哥军马，只顾前行，小弟随后便赶来也。”宋江听罢愕然，默上心来，便道：“你既有这个活佛罗汉在彼，何不早说，与俺等同去参礼，求问前程。”当时与众人商议，尽皆要去。惟有公孙胜道教不行。宋江再与军师计议，留下金大

坚、皇甫端、萧让、乐和四个，委同副先锋卢俊义，掌管军马，陆续先行。“俺们只带一千来人，随从众弟兄，跟着鲁智深，同去参礼智真长老。”鲁智深见宋江说要去参禅，便道：“愿从哥哥同往。”宋江等众，当时离了军前，收拾名香彩帛，表里金银，上五台山来。正是：

暂弃金戈甲马，来游方外丛林。雨花台畔，来访道德高僧；善法堂前，要见燃灯古佛。直教一语打开名利路，片言踢透死生关。

毕竟宋江与鲁智深怎地参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镇燕青遇故

原来五台山这个智真长老，是故宋时一个当世的活佛，知得过去未来之事。数载之前，已知鲁智深是个了身达命之人，只是俗缘未尽，要还杀生之债，因此教他来尘世中走这一遭。本人宿根，还有道心，今日起这个念头，要来参禅投礼本师。宋公明亦是素有善心，时刻点悟，因此要同鲁智深来参智真长老。

当时众弟兄亦要同往，宋江难以阻挡，就与军师众皆计议，只除公孙胜道教外，可委副先锋掌管军马。四哨无人，可差金大坚、皇甫端、萧让、乐和一同卢俊义管领大队军马，陆续前进。宋江与众将，只带一千人马，同鲁智深来到五台山下，就将人马屯扎下营，先使人上山报知。宋江等众弟兄，都脱去戎装惯带，各穿随身锦绣战袍，步行上山。转到山门外，只听寺内撞钟击鼓，众僧出来迎接，向前与宋江、鲁智深等施了礼。数内有认的鲁智深的多，又见齐齐整整百余个头领跟着宋江，尽皆惊羨不已。堂头首座来禀宋江道：“长老坐禅入定之际，不能相接，将军切勿见罪，恕责则个！”遂请宋江等先去知客寮内少坐。供茶罢，侍者出来请道：“长老禅定方回，已在方丈专候，启请将军进来。”宋江等一行百余人，直到方丈，来参智真长老。那长老慌忙降阶而接，邀至上堂，各施礼罢。宋江看那和尚时，六旬之上，眉发尽白，骨格清奇，俨然有天台方广出山之相。众人入进方丈之中，宋江便请智真长老上座，焚香礼拜，一行众将，都已拜罢。鲁智深向前插香礼拜。智真长老道：“徒弟一去数年，杀人放火不易。”鲁智深默默无言。宋江向前道：“久闻长老清德，争耐俗缘浅薄，无路拜见尊颜。今因奉诏破辽到此，得以拜见堂头大和尚，平生万幸。智深和尚

与宋江做兄弟时，虽是杀人放火，忠心不害良善，善心常在。今引宋江等众多弟兄来参大师。”智真长老道：“常有高僧到此，亦曾闲论世事循环。久闻将军替天行道，忠义于心，深知众将义气为重。吾弟子智深跟着将军，岂有差错？”宋江称谢不已。有诗为证：

谋财致命凶心重，放火屠城恶行多。

忽地寻思念头起，五台山上礼弥陀。

鲁智深将出一包金银采缎来，供献本师。智真长老道：“吾弟子此物，何处得来？无义钱财，决不敢受。”智深禀道：“弟子累经功赏积聚之物，弟子无用，特地将来献纳本师，以充公用。”长老道：“众亦难消，与汝置经一藏，消灭罪恶，早登善果。”鲁智深拜谢已了。宋江亦取金银采缎上献智真长老，长老坚执不受。宋江禀说：“我师不纳，可令库司办斋，供献本寺僧众。”当日就五台山寺中宿歇一宵，长老设素斋相待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次日库司办斋完备，五台寺中法堂上鸣钟击鼓。智真长老会集众僧，于法堂上讲法参禅。须臾，合寺众僧都披袈裟坐具，到于法堂中坐下。宋江、鲁智深并众头领，立于两边。引磬响处，两碗红纱灯笼，引长老上升法座。智真长老到法座上，先拈信香，祝赞道：“此一炷香，伏愿今上天子万岁万万岁，皇后齐肩，太子千秋，金枝茂盛，玉叶光辉，文武官僚同增禄位，天下太平，万民乐业！”再拈信香一炷，“愿今斋主身心安乐，寿算延长，日转千阶，名垂万载！”再拈信香一炷，“愿今国安民泰，岁稔年和，五谷丰登，三教兴隆，四方宁静，诸事祯祥，万事如意！”祝赞已罢，就法座而坐。两下众僧，打罢问讯，复皆侍立。宋江向前拈香礼拜毕，合掌近前参禅道：“某有一语，敢问吾师。”智真长老道：“有何法语要问老僧？”宋江向前道：“请问吾师：浮世光阴有限，苦海无边，人身至微，生死最大。特来请问于禅师。”智真长老便答偈曰：

“六根束缚多年，四大牵缠已久。堪叹石火光中，翻了几个筋斗。咦！阎浮世界诸众生，泥沙堆里频哮吼。”

長老說偈已畢，宋江禮拜侍立。眾將都向前拈香禮拜，設誓道：“只願弟兄同生同死，世世相逢！”焚香已罷，眾僧皆退，就請去雲堂內請齋。

眾人齋罷，宋江與魯智深跟隨長老來到方丈內。至晚閑話間，宋江求問長老道：“弟子與魯智深本欲從師數日，指示愚迷，但以統領大軍，不敢久戀。我師語錄，實不省悟。今者拜辭還京，某等眾弟兄此去前程如何，萬望吾師明彰點化。”智真長老命取紙筆，寫出四句偈語：

當風雁影翻，東闕不團圓。

隻眼功勞足，雙林福壽全。

寫畢，遞與宋江道：“此是將軍一生之事，可以秘藏，久而必應。”宋江看了，不曉其意，又對長老道：“弟子愚蒙，不悟法語，乞吾師明白開解，以釋某心前程凶吉。”智真長老道：“此乃禪機隱語，汝宜自參，不可明說，恐泄天機。”

長老說罷，喚過智深近前道：“吾弟子，此去與汝前程永別，正果將臨。也與汝四句偈去，收取終身受用。”偈曰：

逢夏而擒，遇腊而執。

听潮而圓，見信而寂。

魯智深拜受偈語，讀了數遍，藏於身邊，拜謝本師。智真長老道：“吾弟子記取其言，休忘了本來面目。”說罷，又歇了一宵。次日，宋江、魯智深并吳用等眾頭領，辭別長老下山，眾人便出寺來。智真長老并眾僧，都送出山門外作別。

不说長老眾僧回寺，且說宋江等眾將，下到五台山下，引起軍馬，星火趕來。眾將回到軍前，盧俊義、公孫勝等接着宋江眾將，都相見了。宋江便對盧俊義等說五台山眾人參禪設誓一事。將出禪語與盧俊義、公孫勝看了，皆不曉其意。蕭讓道：“禪機法語，等閑如何省的！”眾皆嗟呀不已。

宋江傳令，催趲軍馬起程，眾將得令，催起三軍人馬，望東京進

发。凡经过地方，军士秋毫无犯。百姓扶老携幼，来看王师。见宋江等众将英雄，人人称奖，个个钦服。宋江等在路行了数日，到一个去处，地名双林镇。当有镇上居民，及近村几个农夫，都走拢来观看。宋江等众兄弟，雁行般排着，一对对并辔而行。正行之间，只见前队里一个头领，滚鞍下马，向左边看的人丛里，扯着一个人叫道：“兄长如何在这里？”两个叙了礼，说着话。宋江的马，渐渐近前，看时，却是浪子燕青，和一个人说话。燕青拱手道：“许兄，此位便是宋先锋。”宋江勒住马看那人时，生得：

目炯双瞳，眉分八字。七尺长短身材，三牙掩口髭须。
戴一顶乌绉纱抹眉头巾，穿一领皂沿边褐布道服。系一条
杂彩吕公绦，着一双方头青布履。必非碌碌庸人，定是山林
逸士。

宋江见那人相貌古怪，丰神爽雅，忙下马来，躬身施礼道：“敢问高士大名？”那人望宋江便拜道：“闻名久矣！今日得以拜见。”慌的宋江答拜不迭，连忙扶起道：“小可宋江，何劳如此。”那人道：“小子姓许，名贯忠，祖籍大名府人氏，今移居山野。昔日与燕将军交契，不想一别有十数个年头，不得相聚。后来小子在江湖上，闻得小乙哥在将军麾下，小子欣慕不已。今闻将军破辽凯还，小子特来此处瞻望，得见各位英雄，平生有幸。欲邀燕兄到敝庐略叙，不知将军肯放否？”燕青亦禀道：“小弟与许兄久别，不意在此相遇。既蒙许兄雅意，小弟只得去一遭。哥同众将先行，小弟随后赶来。”宋江猛省道：“兄弟燕青，常道先生英雄肝胆，只恨宋某命薄，无缘得遇。今承垂受，敢邀同往请教。”许贯忠辞谢道：“将军慷慨忠义，许某久欲相待左右，因老母年过七旬，不敢远离。”宋江道：“恁地时，却不敢相强。”又对燕青说道：“兄弟就回，免得我这里放心不下。况且到京，倘早晚便要朝见。”燕青道：“小弟决不敢违哥哥将令。”又去禀知了卢俊义，两下辞别。宋江上得马来，前行的众头领，已去了一箭之地，见宋江和贯忠说话，都勒马伺候。当下宋江策马上前，同众将进发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燕青唤一个亲随军汉，拴缚了行囊，另备一匹马，却把自己的骏马，让与许贯忠乘坐。到前面酒店里，脱下戎装惯带，穿了随身便服。两人各上了马，军汉背着包裹，跟随在后，离了双林镇，望西北小路而行。过了些村舍林冈，前面却是山僻曲折的路。两个说些旧日交情，胸中肝胆。出了山僻小路，转过一条大溪，约行了三十余里，许贯忠用手指着：“兀那高峻的山中，方是小弟的敝庐在内。”又行了十数里，才到山中。那山峰峦秀拔，溪涧澄清。燕青正看山景，不觉天色已晚。但见：

落日带烟生碧雾，断霞映水散红光。

原来这座山叫做大伾山，上古大禹圣人导河，曾到此处。书经上说道：“至于大伾。”这便是个证见。今属大名府开州地方。话休絮烦。且说许贯忠引了燕青转过几个山嘴，来到一个山凹里，却有三四里方圆平旷的所在。树木丛中，闪着两三处草舍。内中有几间向南傍溪的茅舍。门外竹篱围绕，柴扉半掩，修竹苍松，丹枫翠柏，森密前后。许贯忠指着说道：“这个便是蜗居。”燕青看那竹篱内，一个黄发村童，穿一领布衲袄，向地上收拾些晒干的松枝柶，堆积于茅檐之下。听得马蹄响，立起身往外看了，叫声奇怪：“这里那得有马经过！”仔细看时，后面马上，却是主人。慌忙跑出门外，叉手立着，呆呆地看。原来临行备马时，许贯忠说不用銮铃，以此至近方觉。二人下了马，走进竹篱。军人把马拴了。二人人得草堂，分宾主坐下。茶罢，贯忠教随来的军人卸下鞍辔，把这两匹马牵到后面草房中，唤童子寻些草料喂养，仍教军人前面耳房内歇息。燕青又去拜见了贯忠的老母。贯忠携着燕青，同到靠东向西的草庐内。推开后窗，却临着一溪清水，两人就倚着窗槛坐地。

贯忠道：“敝庐窄陋，兄长休要笑话！”燕青答道：“山明水秀，令小弟应接不暇，实是难得。”贯忠又问些征辽的事。多样时，童子点上灯来，闭了窗格，掇张桌子，铺下五六碟菜蔬，又搬出一盘鸡，一盘鱼，及家中藏下的两样山果，旋了一壶热酒。贯忠筛了一杯，递与燕青道：